蜀山劍俠傳/24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四二回　穹頂舞寒星 滄海蹄涔迷鬼主　祥宮傷煉士 珠光劍氣護仙娃

下一回▶

周、李二人見妖道伏誅，果然除妖道立處的青色圓門甬道外，左側又有一紅色圓門現出，祇是和初見青、紫二門一樣，壁上雖有門的形式，不能飛入。輕雲知道事機瞬息，急不如快，方欲聯合英瓊，仍用前法往那紅門中衝進，破壁而入。英瓊忙道：「姊姊，我們此時正好避實就虛，辦自己的事，爲那恩將仇報的人效力做甚？」輕雲猛被提醒，忙答道：「忙中幾乎失了算計，此言甚是有理。快走！」隨說，二人隨催動遁光，電一般撥轉頭，便往青門甬道以內飛去。身纔入門，遙聽辛凌霄掙扎着厲聲喝罵道：「無知賤婢，好心指點你們得了便宜，卻不照我的話行事。你們那雙劍決不能當聖姑禁制，妖屍和兩個有力妖黨原喫我三人絆住，賤婢纔能得手，竟敢違命取巧，以爲乘隙可以盜寶，不知良機已失。我只要幾句話，略微鬆手，妖屍便即追來，使你二人死無葬身之地。再不回頭與我會合，管教你們悔無及了。」

這時，二人已將甬道中禁制觸動，遇到極強的阻力。一聽辛凌霄又在傳聲喝罵，越料出她實須自己相助，此時必被妖屍和諸妖黨所困，正在拼命支持，一心盼望自己攻入紅門，與之會合，情勢必甚危險迫切，否則，何至如此情急？所說絆住妖屍的話，也必實情。但她和妖屍必均認定，自己此行是爲盜那上次遺留未得取走的藏珍，不知是爲救人而來。聽那口氣，縱不致向妖屍屈服合力對己，也必拿話打動妖屍，使其轉戈相向，以保洞中藏珍，爲己坐收漁人之利，並假手妖屍報復前仇與今日不依她言待援的新怨。暗忖：「

衛仙客夫妻也是崑崙派中長一輩的有名人物，怎貪妄忌刻，一至於此？這等居心爲人，如何配爲修道之士？有心反脣嘲罵她幾句，因道路不同，不在一地，傳聲未必能到；就能傳到，妖屍也必聽去，有損無益。並且前途險阻甚多，必須急速覓到複壁水道入口，始能有濟。不如乘其猶豫，等候迴音之際，趕辦自己的事爲妙。」便不去理她，各以全力運用飛劍法寶，朝前猛進不已。

原來那甬道中禁網密佈，便是無人主持，也是一觸即發。妖屍起初原因今日兩起均是勁敵，後來二人飛劍厲害，有此防身，非五遁齊施不能制敵死命。又看出二人身畔另有祥氛寶氣隱隱外蘊，急切間難操必勝，本日正當聖姑預言，不敢大意。敵人又恰在乙木正宮以內，惟恐遽然發動埋伏，相煎太急，敵人持有太乙精金煉成的神物利器，正是本宮剋制，身邊還藏有別的至寶。並且上次盜走大批藏珍的，便有這用紫、青雙劍的二女在內，一個還是主體。如今兩撥強敵分在兩方，顧此失彼，不能統籌兼顧。聖姑禁制固然神妙，無如安心與己爲難，事早算定。稍一疏忽，喫這兩人將木宮破去，五遁不全，不能正反相生，隨心變化，便要減少大半威力。以後法力稍強的敵人，便難指顧成擒，豈非大錯？偏生先前疏忽，誤疑後來敵人與先來的是一黨，同時混進，在外攻破出口，準備引了同逃。心又太狠，想全數引往火宮正位上去，二次正反五行，生化合用，使其同化劫灰，形神俱滅，永除後患。沒料到會是兩起，於是失了算計，既要顧先，又要防後。而先來四敵中，有一個偏生又是丌南公前生寵妾，今世愛徒，比衛仙客夫妻還要不可放走。

沒奈何，妖屍祇得雙管齊下，一面困陷先來四人，一面發動混元無極陣法，把後來兩人困在東洞甬道入口外面，命一同黨代爲主持運用。自己趕往南洞火宮應敵，準備先把這四人引入火宮正位，以真火之力剋制敵人弱點，再把五洞合用，煉到形神皆喪以後，再回東洞殺敵。以免發難早了，木宮遁法被真金之寶破去，行時，還力囑主持陣法的妖黨：對這後來二人，祇可用轉變挪移之法軟困，不可輕易出手。萬一敵人法力高強，識得此陣奧妙，被其攻入甬道，而自己又在南洞應敵緊急，不能即回之時，切不可單用本宮乙木，須由乙木化生丙火，暫時抵禦，以待自己事完來援。這後天之火雖然稍弱，未必便能克那真金至寶，本宮乙木卻可無傷。說完，匆匆飛去。想不到主陣妖黨驕橫自恃，以爲二女祇此雙劍，無甚法力，心生輕視，自遭慘死，還給妖屍鑄成大錯。

妖屍趕到南洞，雖將敵人困住，但是抵禦之力極強。先認爲對方正宮真火必抵不住，轉眼即可消亡。哪知敵人早有準備，真火一發動，又有先前未用過的法寶出現，將身護住。急切間非但奈何不得，自己轉成了騎虎難下，非將敵人殺死，不能離開。尤其自己認爲

最是可慮、萬萬不能放走的老怪物丌南公的愛妾沙紅燕，竟在自己將到以前，用她師傳極厲害的玄陰攝神大法和一件異寶，冷不防附在一個同黨妖人身上，在法力強迫役使之下逃了出去。此舉因出於意外，同黨妖人近日均有自己傳授，可以出入禁地，做夢也想不到對方會有這等神妙不可思議之舉，連肉身帶元神均能附在敵人身上，迫令夾帶同逃。受制的人爲敵所用，並還全然無覺，心甘情願，聽其驅遣，無不如意。等到自己趕來，覺那妖黨無故自退，方一心動，又發現敵人少了一個，喝止不聽，忙即行法追趕，並下毒手，發動素來不敢輕試、還是初次運用乾罡五神雷，想將敵人和同類一齊殛死時，哪知敵人逃得十分神速，人已脫離禁地，禁法未及阻截。那昔年曾將自己殛死的神雷發將出去，祇將同黨殛成灰煙，敵人並未遇害，仍被逃出洞去。白白葬送了一個心愛得力的未來面首，反喫敵人在洞前惡語奚落了幾句，說是此仇必報。並說洞中之敵爲除自己，奪取藏珍，先後用了數年心力，這次前來，一切均有準備，至多被困一時，結局必獲全勝。

妖屍心神受了禁制潛力羈困，不能追出，空自暴跳怒發如雷，無計可施，祇得趕回南洞。一則激怒太甚，兇焰愈高；二則衛仙客夫妻和那同道法力均非恆流。妖屍看出對方處心積慮而來，果然應付有方，不是隨便可以傷害，一個也放鬆不得。尤其這時衛仙客等三人和妖屍互有傷害，鬥法正急之際，妖屍連用全力，剛佔住了上風，可是對方帶有不少防身法寶，件件高明神奇，層出不窮，身側有力妖黨竟有兩個受傷，連妖屍本人也幾遭重傷，中人暗算。盡管看出對方受了五遁合攻的重壓，抵禦勉強，相形見絀，終是不敢疏懈。又以誘迫衛仙客降服，不合用了狐媚慣技，敵人不特未爲所惑，反以惡聲相向，辱罵刻毒。愈發勾動妖屍怒火，倒行逆施，忘了利害輕重，誓把三敵殺死纔肯罷休。明知東洞主陣妖黨已死敵手，東洞木宮要地現被敵人侵入，急切間竟會舉棋不定，不曾回身應付。容到少時被人提醒，暫捨南洞之敵，趕了回來，周、李二人已然離開東洞，白便宜南洞之敵喘了口氣，轉危爲安，還生出許多不利於妖屍的事。如非惡貫已盈，伏誅在即，不會如此顛倒。因妖屍暫未趕回，所以周、李二人雖遇阻力，並無大礙，仍能奮力往前進攻。後來得了門路，妖屍方始趕回，又過於重視藏珍，憂疑驚惶之中，竟未及跟蹤追索；一心又恐南洞有失，再有強仇繼至，越發亂了步伐。二人未受其禍，實由於此，這且不提。

二人初入甬道，便見青光潮涌山壓而來，威勢極盛。知是乙木妙用，也不管它，仍然循徑向前急駛。仗着洞中無人主持，又因雙劍屬西方金精，正是乙木剋星，聖姑又預先算定當日情勢，加了暗助。乙木禁制既阻不住太白金精之質，五洞原本相通，師傳道書曾示大概，祇要把途徑走對，自能循序穿行。遁光迅速，不消一會兒，便被飛完乙木甬道，

穿入北洞下層的幻波池靈泉發源重地。二人先見四外青光勢如潮涌，飛行其中，直如魚游大海，無有窮盡。知道此時阻礙不大，全仗妖屍不能分身之故。如被追來，必難將燕兒救出險地。心正愁急，忽然甬道盡頭似有門戶，未容尋思，人已雙雙飛將出去。剛剛飛過，一聲輕雷過處，來路玉石小門忽然隱去。同時眼前一亮，身外一輕，適纔四外環涌的青碧煙光已無蹤影。輕雲謹慎，匆迫中不知就裏，心疑妖屍趕來，轉變禁法鬧鬼，或將原有埋伏觸動，生出變化。方喝：「瓊妹，且緩前進！」一句話未出口，英瓊已立定喜道：「在這裏了！」輕雲上次隨李寧來探幻波池，祇到西洞妖屍寢室，後來便往東洞取寶，北洞下層原未到過。聞言定睛一看，一片薄薄的五色祥氛正往上頂升起，晃眼消失，面前奇景立即呈現。

這地方乃是除新闢建的峨眉五府以外，從來未見的一個大洞。其高約有數丈，地廣百畝，四壁明滑晶瑩，非晶非玉，上下四外，多半平坦若鏡，卻包含着上千萬的大小乳珠，奇光內藏，精輝外映，密若繁星，匯爲異彩，照得全洞通明，耀眼生纈。另外地上還有許多突出之處，形式不一，大小各異，經洞中主人就着原形雕刻成雲牀、丹竈、几案、屏風等數十百件陳設用具，以及奇禽怪獸之類，多是古雅精工，意態靈奇，生動欲活。看那質地，頗似鐘乳石膏之類凝結修飾而成，五光十色，紛然羅列。另有兩三座形似石碑的光華環立地上，若隱若現。耳聽波濤之聲起自地底，宛如海上潮生，洋洋盈耳。料是到了北洞要地，忙喜問道：「這裏可是瓊妹上次舊遊之地麼？」英瓊急道：「正是。祇入口不是原走過的路。那中心池塘，便在那座玉壁前面。前聽爹爹說，這裏乃洞中命脈要地，埋伏甚多。燕弟現困池中。你看前面近中心處，有三片奇光分三面環立麼？那便是師父道書上所說的玉壁，各洞都有，祇是爲數不等。禁制埋伏的樞機全在上面，不轉過去，看不清它的全形，隱現無常。有的地方，連妖屍本人雖能轉變利用，將來爲惡害人，也不能使其隨心隱現。上次我們往東洞取寶，所見翠玉石壁便是此物，上面還有聖姑的仙容法像，你不也見到的麼？此是北洞下層，我和易師姊上次同到這裏，祇見到靈泉發源的方塘，這玉壁卻未見過。如今，忽然現出三座，定是聖姑恩佑無疑。餘者我全認得，和上次一樣。燕弟失陷的方塘，便在這三片奇光的中間。此時妖屍不曾追來，北洞埋伏竟似未發，不知何故？師父曾令慎重行事，我們留點神繞將過去，一到塘邊，燕弟就能救出險地了。」輕雲聞言，纔知那三片光華，竟是聖姑所設玉壁，好生欣慰。

二人邊說邊駕遁光，看準四外形勢，戒備着緩緩朝前低飛繞越。等話說完，人已由那奇光中間穿將過去，且喜不曾觸動禁法，從從容容到了塘前。身纔立定，還未及朝那中心方塘查看，猛又覺一片祥氛閃過。擡頭仰望，那三片奇光忽然斂去，現出三座三丈多高、八尺來寬的玉壁，上面各有不同圖像。內有兩座所現均是聖姑仙容：一座仍和東洞所見

玉壁仙容相似，是個雲鬟霧鬢、貌若天仙的少女，儀態萬分，雍容華貴，目注二人，微笑嫣然，神情慾活；另一座卻改作佛門裝束，白衣如雪，玉跗雙裸，閉目合睛，盤坐其上，祇是額束金箍，香髮如雲，尚未剃去，寶相莊嚴，妙麗絕倫。二人一見聖姑仙容連在兩壁出現，知獲默佑，妖屍已難肆其毒鋒，不禁心生敬畏，驚喜交集。不顧細看第三壁上所現是何形迹，忙朝第一座立像拜倒下去，首謝上次贈寶之德，再代師長致意。然後稟告：「妖屍猖獗淫兇，如被逃出，貽禍無窮。今奉師命，仰體聖姑遺偈仙示，來此誅戮。明知時機尚還未至，但有同門師弟趙燕兒被困在此，雖是男身，犯了洞中禁忌，但他本心非欲妄涉仙府，祇爲追一妖婦，被妖屍用計引入，困陷在此。望乞大發慈悲，神通賜佑，能將妖屍就此除去，固是絕妙；即令數限未終，不到伏誅之日，也望憐宥，使燕兒出險。」通誠之後，聖姑仙容終是凝眸微笑，無所表示。二人又朝坐像拜倒，重又如前通誠。那坐像原本雙手附膝，二人拜罷起立時，忽改作了一手撫心，一手朝下，二指向地斜指。二人情知中有機密，不是無因而作，急切間偏無從解悟。已然兩次通誠，不便再讀。因第三壁不是人像，光影頻頻閃動，以爲可以有得，轉面一看，不禁失望。原來前兩玉壁色均墨綠，此獨白如玉雪，晶明若鏡，上面俱是水流影子，縱橫交錯，盤舞其上，如走銀蛇，極似塘中水光反映。

還待仔細看時，忽聽地底風鳴濤吼，塘中隱隱有人厲聲急呼：「瓊妹，快到塘邊來，祇管等在上面做甚？」二人靜心一聽，竟是女神嬰易靜的口音，大喫一驚，不暇再作推詳，忙去塘邊查看。那十畝方塘在這三座玉壁環拱的中心，二女初走到時，本是雲霧溟濛，波濤澎湃，千百根水柱羅列起伏，雪滾花翻，勢絕洶湧。便是二人慧目法眼，急切間也看不見塘底多深，是否有人被困在內。又以聖姑仙容現出，未暇觀察，便即拜倒通誠默祝。就這兩次祝告耽延的一會兒工夫，再走近前看時，地底風濤之聲依舊猛烈，塘已變作一泓清波，平明若鏡，可鑑毛髮。乍看去彷彿清絕，細一往下注視，內中卻是雲光盪漾，深不見底，也看不出易靜和趙燕兒被困所在。二人心中着急，正在循塘查看，忽又聽易靜疾呼：「我那面法牌已不能再用，爲救燕兒師弟，身在癸水禁內，傳音喫力。二位師妹可到南面那面玉壁之下，背壁而立，由正子午方位上朝塘底側面細看，見到我二人存身之所以後，用牟尼珠將水遁鎮住，便能隨意傳聲問答。祇不可動那鏈子。」英瓊聞言，猛想起此塘原是一個外方內圓、上窄下寬的形式，祇顧往水中心尋人，卻忘了向四壁查找。立和輕雲走到那有水影的白玉壁下，對好正子午方位，朝對面塘中圓壁上一看，果見易、趙二人已變作兩個僬僥小人，隱藏在一個盤有銀鏈的凹槽之內。看去水面頗深，比起衛仙客夫妻上次被困，身形覺要大些。身外又有寶光環護，知道人雖被困，本性未迷，尚無大礙，心才略放。忙照所說，把牟尼珠取出，將手一指，一團栲栳大的祥光直射下去，塘中雲光立即停止。上下停勻如一。易靜一說前事，纔知也是剛來不久。

原來易靜自帶上官紅迴轉玄龜殿省親，並向父母說起幻波池失挫之事，自覺掃了顏面，要父親易周爲她設法指示機宜，並借用兩件至寶前去除妖雪恨。說了一陣，易周祇是微笑不語。對於上官紅卻極獎勉，頗多指點，老夫妻二人還各賜了一件法寶。易靜看出老父不以爲然，不敢多瀆，負氣辭出要走，喫兩位庶母林明淑、林芳淑姊妹將她師徒強行留住。第三日上，林氏姊妹代向乃父求說，回告易靜，說：「妖屍氣數未終，任用何策均是徒勞。你命中還有一次小挫，但是爲人不是爲己，與上次不同。妖屍邪法厲害，憑借聖姑一切設施法力，不到時機誰也沒奈她何。此時回去無益，好在離有事之日尚長，與其迴轉依還嶺坐視仇敵猖狂，不如在此家人團聚。到了時機，我二人必少盡心力，就令島主不肯借寶，也有法想，決不使你失望回去。」乃母也勉徇愛女之情，又賜了一件專御五遁的防身法寶元象圈，如與兜率寶傘同用，多厲害的五遁禁制，至不濟將身困住，人卻不能傷害。易靜方始安心住了下來。

上官紅對於聖姑所賜先天乙木遁法，原未登峰造極，自經易周指點，功力已是大爲精進。易氏全家自兩老夫妻以次，如林氏姊妹、易靜的兄長易晟、長嫂綠鬢仙娘韋青青，全都對她期愛異常，又是尊長，各有法寶賜予。上官紅不多日子，便增加了若干法力，盡管喜出望外，一點也不自滿，反倒愈發謹畏精勤，博得全家老少日愈嘉獎。易靜見初收門人如此用功向道，根器又好，覺出增光，好生欣慰。

光陰易過，一晃數月。這日師徒二人偶隨易周燕坐，忽然想起離開依還嶺日久，不知妖屍是何情景，可曾往靜瓊谷擾害也無？雖料谷中如有緊急之事，癩姑縱不親來，也必傳音告急，當是無事的居多，心終懸念。加上連日所煉防身法寶已然成功，不禁生了思歸之念，便請老父代爲占算。易周取出一張柬帖，笑道：「此事在多少年前聖姑早已算定，水到渠成，時至自了，一毫不能更改，心急何用？靜兒如若想走，此時倒也正好。但要除去妖屍，卻非你一人之力所能。不過你有元象圈、兜率寶傘和新煉成的金剛神砂，她也無如你何罷了。我本心不過問此事，因你此次回家，滿心望我相助，不能不稍指示。你今此去，索性連靜瓊谷也無須回，徑直帶了紅兒直飛入池。這時崑崙派衛仙客夫妻，約了丌南公的愛徒沙紅燕，另外還有兩個同黨，正與妖屍惡鬥方酣。李英瓊、周輕雲爲救趙燕兒，也在你到以後乘虛而入。她二人此行，祇殺死妖屍一個有力妖黨，略探明一點道路，以爲異日之助，無大功效。你卻關係重大，如能應付得宜，雖爲救護你師弟趙燕兒，要在靈泉發源之地水困些日，但乃是未來除妖開府之關鍵。

「你到了那裏，可照我柬帖上所畫陣圖方位和破陣之法直赴中洞，與紅兒師徒合力，即

以聖姑所傳乙木遁法，乘着妖屍無暇兼顧，驟出不意，將中央戊土禁制法物和土遁樞紐的玉壁暗中破去，另設一個戊土禁制代替。妖屍祇顧用那南洞真火困煉衛仙客夫妻，急切間未必有警覺。五行失位，破了一處，固然聖姑道法神奇，五洞五宮均可化生出五行妙用，但根本已失，威力自然大減。尤其異日事急之際，妖屍心橫發狠，想將五宮五遁一齊倒轉，鋌而走險，已辦不到。此舉無異她的致命一傷，關係非小。紅兒學道未久，祇乙木遁法是她專長，別洞便無甚用，你帶在身旁反多牽掛。你成功以後，速帶她照我圖徑，由中洞轉入乙木甬道，乘着主持妖黨對付英瓊、輕雲，人在外面，仍由紅兒行法，以木製木，使其相剋，減去功效，以便英瓊、輕雲少時通行，減少阻力。此處事完，紅兒便無用處。

「幻波池五洞，除地底靈泉上下縈迴，盤繞全洞的水道而外，每洞另外還就本身方位，設有一條出口。雖祇能通到中洞前面，因衆妖黨俱奉妖屍之命，分防各地，獨於中洞，認爲洞門自聖姑封閉之後，一直未開，誰也難於攻入；並且前層法臺所在，稍有動靜，便有朕兆，立時警覺。做夢也沒想到，聖姑妙算前知，早算出今日情勢。和英瓊、輕雲所進洞門一樣，妖屍祇當頭批仇敵被誘進洞時，已經行法封禁，不會再開，她卻到時自行開放。紅兒由此退出，決無人覺。你看紅兒順着密徑遁出險地，再循圖徑繞往北洞下層。你同門師弟趙燕兒早被困入池內，妖屍與他有夙孽，自從初見，便生迷戀，故而未下毒手。祇爲燕兒道心堅定，不受媚惑，妖屍正用妖法誘逼之際，忽來衛仙客、英瓊等先後七個強敵，急於大肆兇焰，想致仇敵死命，將五遁禁制一齊發動。燕兒自擋不住，眼看形勢危急，還算命中有救。妖屍那麼淫毒的天性，獨對燕兒戀戀不能忘情，竟在應敵百忙之中，特地倒轉禁法，將他移往北洞水宮，困入方塘以內。這五宮五行，祇有金、水二宮最爲陰毒，專一迷惑修道人的本性，主持人卻具有生殺之權。不似木、火、土三宮，祇要陷入，便遭慘死。道法高的，元神或能負傷逃遁，但本身決難保全。妖屍困他此宮，仍爲想遂淫慾，並防乘隙遁走，或是有人來救。

「燕兒元神、身體已然受創，又被困入水宮重地，身有法水束縛，暫時雖不致命，神志也仍堅定清明，但要想脫身卻是很難辦到，不特本身無力出險，而你也救他不得。如若妄動水宮法物，意欲救了他冒險衝出，縱不致連你一齊遇害，玄陰癸水妙用一經發動，你尚可仗法寶護身遁走，他的功候遠不如你，必不能當，雖不一定形消神滅，本身必化爲烏有。可是妖屍不久仍要趕來，重加誘逼，見他執意不肯降服，也許激怒，猛下毒手，或用妖法使他受諸般痛苦。必須你在旁暗中應付，始可無害。所以你雖人不能即時救出，還不能離開他一步。

「此舉看似艱難，要陪燕兒被困數日，益處卻大。那方塘靈泉乃全洞命脈所在，如能乘此數日時機，尋到昔年聖姑潛藏的總圖，悟徹玄機，不特救出燕兒不在話下，全洞五行禁制均可由你運用，異日除妖建府容易得多。所可慮者，你以前諸生身在旁門，今世雖可望成仙業，但是夙孽未消，成道以前還有好些周折，我也難爲明言。你祇記準，到了幻波池方塘靈泉之下，將燕兒尋到，切不可自恃法力去他身外水氣，應速將人移往正北方塘壁凹槽以內。這些凹槽婉蜒如帶，盤繞方塘上下四壁之間，隱現無常。幻波池上飛瀑奇景妙用，便生於此，另具極大威力。凹槽看似縱橫盤曲，密如蛛網，實是一條整的脈絡通連，通體一貫，寬深纔得一二寸，並有一根形如銀鏈之物，與它一樣長短，嵌在裏面。你二人入了禁域，就是心神湛定，身子縮短，也長尺許，如何能容？且喜北方正位有一個尺八圓孔，原是被困人的葬身化形之所。你持有法寶護身，卻不怕它，敵人也決想不到人會藏在那等奇險之地。妖屍妖黨如來，切忌迎敵現身。可把爾嫂用本島神泥所煉小人帶兩人去，幻出燕兒替身，放在原處，以爲疑兵之計。妖屍如看不出最妙，立作被困人支持不住，強用法力護身，引起金水威力反應，形神消亡，使其絕念退出，以便搜尋總圖，參悟玄機。

「聖姑道法也實神妙莫測，我爲此事默運先天易數，連推算了三日，祇查出圖藏北洞下層水宮要地以內，究在何處，仍難指明。聖姑昔年留此一圖，必是爲了日後相助你們誅戮妖屍而設。妖屍何等機警狡詐，聖姑必也防到，故此難於尋見。你藏身之處的小洞正對子午宮位，必有深意。以我推詳，此圖不在洞內，必在與洞相對之處，神祕已極，不是人對時對，不會出現。此時我算不出它準地方，也由於此。那根銀鏈乃真水精英所萃，除非機密盡得，人決不能救出險地，萬動不得。你在塘中潛伏，如將遺圖得到，便可悟出撤禁之法，燕兒自可無恙。祇是成功以後，最好不要就走，可乘機將水宮禁制收去，另照你所悟陣圖，重設一癸水之禁，好使操縱隨心，由你主持，而妖屍暫時也能應用，先將她穩住，以爲後日之計。

「此事要耽延七日，在此期中，任遇何人到來，不可理睬，祇藏水底聽其施爲，來人自去，便免後患。否則，建立仙府以後，事便多了。固然定數難免，如若慎之於始，也非不可挽回。你們入居以後，應勤修爲，終以少事爲妙。在你尋到燕兒不久，英瓊、輕雲也必相繼尋來。她二人本在你到以前入洞，因受妖黨邪法所愚，在東洞甬道以外耽延多時，故而後到。如非二人先前用法寶攻那乙木玄門，妖屍覺着變出非常，急於安置所愛的人，燕兒真元必受重創無疑。你見二人，速將燕兒暫難脫出之故告知，令其尋路速去，七日後相見，再作計較。」

易靜聞言，纔知老父老謀深算，爲己煞費苦心，並非置諸不理。當時欣喜非常，接過柬圖，要了應用符寶，率領上官紅一同拜別諸尊長，起身往幻波池飛去。到後一看，當中金門正在徐徐外開，知是聖姑妙用，並非妖屍作怪，立照老父所言行事，放心大膽徑飛進去。機宜早得，胸有成竹，一點不費事，便將中央戊土正宮破去，略一施爲，徑飛東洞。因由中洞穿行，與周、李二人取徑不同，故未遇上。卻將乙木真氣耗散好些，減少若干威力，爲周、李二人去了好些阻滯。成功以後，上官紅還要隨行，不願離開。易靜因老父料事如見，初到時奉行維謹，執意不許，立逼上官紅退出，一直看着她遁走，方始趕往北洞下層方塘前面。舊地重遊，又得乃父預示先機，自無阻隔。祇是那三面玉壁尚未現出，塘中雲霧蒸騰，波濤險惡，具體而微，甚是驚人。知道厲害，忙將法寶取出，護身水遁而下。初意小小十畝方塘，縱然聖姑仙法神妙，憑自己的法力慧眼，還不易於將人尋到？哪知方塘雖小，一旦置身其中，竟無異於魚游滄海，漫無邊際，深亦莫測。費了好大心力，纔將燕兒尋到，祇見燕兒並不曾沾水，祇被一團水霧包住，燕兒在內守定心神，毫未搖動，身外祇有劍光圍護，人來竟如無睹。

易靜也不去和他問答，忙照老父所說，默運玄功法力，連人帶身外水霧緩緩往北移去。玄陰癸水之禁威力甚大，雖在水中行法移動，也甚艱難，同時自身還得抵禦四外水遁重壓，喫力非常。好容易將人移到地頭，略微歇息，運用耳目往上察聽時，忽然對面岸上現出一片玉壁，水光隱隱，好些靈符，宛如龍蛇飛舞。易靜修煉多年，見識自高，纔一入目，頓悟玄機。知道那是水宮陣圖，雖非全圖，如能悟徹，妙用已是不小。一心默記壁間圖形和上面符籙方位，以便少時仔細推詳，如法運用。剛把圖形記熟，周、李二人也自側面繞來，忙即出聲力喚。

雙方隔水相見，略說前事。祥光略一變滅之間，三座玉壁忽全隱去。英瓊、輕雲俱都關心燕兒過甚，見他雖然也在易靜法寶精光防護之下，耳目俱似失去知覺。易靜算計妖屍就要尋來，時間匆促，說得又甚簡略，雖信易周妙算前知，當無差錯，心終不放。又以自己既可隨意出險，燕兒許能同行。又恃有牟尼珠護身，恨不得將燕兒先救出去。祇把易靜留在塘底，尋取總圖，以爲除妖之計。連問易靜有無善法將燕兒先救出險，不覺稍微耽延了些時候。

易靜見玉壁忽隱，斷定妖屍必來，恐被撞見，不特二人脫身較難，恐更別生枝節，英瓊又是膽壯心熱的人，祇得故作不悅，力言水禁厲害，不到解悟出了個中玄妙，將他身外玄陰真氣收去，稍微失當，人即廢命，並還大費手腳。並說她二人必須速行，不可逗留。輕雲見易靜有了怒意，方始強勸英瓊從速退走。英瓊無奈，便和輕雲一同遁走。

本意若從原路退回，要經過乙木甬道和東南二洞交界之處，南洞正在惡鬥，難保不驚動妖屍妖黨，或與相遇狹路，好些險阻。此時北洞甚是安靜，祇要不觸動埋伏，便可從容出險。打算由上次和易靜同出入的故道退往前洞，不問外層門戶開否，憑着飛劍、法寶威力妙用，均可衝將出去。主意打定，俯視水中，易、趙二人身已隱去，說了句：「易師姊和燕弟小心應敵，日內再見。」便縱遁光一同飛出。

不料這一耽延，竟然生出波折。二人正往出口一面飛去，忽聽一片極低而又迅疾的霹靂之聲，密如貫珠，由洞壁之內響將進來。乍聽去，雷聲似在昔日通道裏面，由外而內，成串急響，聲音也由低而洪，甚爲神速猛烈。英瓊以前原嘗過這滋味，知道禁法神奇。又聽老父說，好些緊要所在和出入口，多半伏有玄門中最厲害的大五行絕滅神光，稍微不慎，便無幸理。尤其這甬道出口，地勢最是狹窄，以爲那乃是妖屍或是妖黨由外飛入，雷聲迅烈，不知鬧甚麼伎倆。這一飛出，正好撞上，雖有雙劍寶珠護身，到底深入重地，虛實尚未全知，與其狹路相對，不如隱身暫待。蹤跡如若未泄，妖屍是爲燕兒到此，還可偷窺她一點行動。否則，妖屍決想不到來人事完要走，早想好了退步。這出口側面，恰又立有一片石鐘乳，正好掩藏，就便隱身無效，急切間也不致被她看破。等妖屍或妖黨一走過，立由她身後，順她來路悄悄遁出，豈不更較容易穩妥？

輕雲尤其穩重，聽出壁中雷聲有了警兆，早想止步。英瓊再一打手勢，兩下不謀而合，同往石鐘乳後掩去。說也真快，二人身剛立定，覺出雷聲雖然由外而內，起自壁間，並非甬道出口。心中奇怪，雷聲已由下而上，到了洞頂，往中心方塘響將過去。二人隨聲注視，洞頂上面本現有許多水光流走的影子縱橫交錯，宛如百千道細水泉源倒嵌上面，隨着雷聲過處，內中一道水光中間，忽現兩點碧綠精光，發出急密的炸音。前頭環有一串青色火花，流星過渡般，順着水源，在洞頂之上盤旋急駛。因那水光影子正是藏有靈泉妙用的源脈，每一道俱是往復迴環，不是直線，由下望上，宛如一串碧綠火花，帶着兩點綠色寒星，貼着洞頂盤旋飛舞，接連數十繞，便飛到方塘上空。

二人見洞中埋伏不曾發動，來人既能用這等神妙的水遁，犯着奇險，由聖姑所設靈泉源脈中穿行至此，當然不是妖屍黨羽。但是幻波池建立仙府重任，全在自己這幾個人身上，此是何人，有此法力，又知洞中底細？心疑癩姑候久，不見人回，或是自來，或是另約能手來助。光作青綠之色，看不出有邪氣，就許連上官紅也同了來。便把行意打消，正想看清是甚來路再走。祇見那盤飛洞頂的碧火星光到了中心，順着源脈轉了兩轉，又蜿蜒着往南壁飛行下去，晃眼飛近壁腳，忽然停住。星光前面的碧火炸雷之聲，越發強烈，

好似尋覓出口，到此遇見阻礙，正用法力猛攻，想將水光炸破，以便飛出情景。似這樣約有半盞茶時，火花忽隱，雷聲頓息，兩點星光聚停一處。又略微靜止了一會兒，那粗纔如指的泉脈忽冒起一個茶杯大小的水泡，也未散裂，祇聽嗞的一聲，星光跟着穿射出來落到地上，立即暴漲，現出一男一女，俱是青光環繞。英瓊一見，不由喫了一驚。原來女的一個，正是先在東南兩洞逃走的丌南公愛徒紫清玉女沙紅燕。那男的一身青色道裝，是個矮子，生得豹頭環眼，獅鼻虎口，大耳如輪，顏如朱染，相貌甚是威猛，祇是身材太矮，好似十三四歲幼童，頭大身小，上下不稱。二人面色均微帶沮喪，現形以後，互看了一眼，走向塘側稍微觀望了一會兒，意似有些作難。

矮子忽然作色道：「適纔已向主人通白，既放我們到來，當已默許，師妹祇管顧慮做甚？不把這根本要地破去，令兄等三人出險便難，大仇更難報了。」沙紅燕道：「主人玄機奧妙，道法高強，遠勝你我二人。水遁尚難通行，幾乎被困，那根玄陰神鏈乃水宮埋伏樞紐第一件法物，不試探明瞭深淺，如何可以造次行事？不過現在時機緊迫，那陰魔分神之法恐絆不住妖屍，我們已耽延了好些時，遲早必被識破，如若警覺追來，事更棘手。師兄精於水遁，下去無妨，但忌冒失，祇可試探着先把這件緊要法物移將上來，然後量力行事。如不能破，祇好多費點精力，仗你大力相助，徑往南洞和妖屍硬拼了。」矮子忿道：「我只說這裏法水靈源，祇要穿入北洞夾壁脈絡，便可用本門五遁玄功，水遁到此，想不到這麼細一點水源，人在裏面直如置身江海。前行雖是順溜，水面卻比多少丈厚的精鋼還要堅硬，白費了好些碧霆珠，不能攻穿分毫，並且越到盡頭之處越難。後來師妹向主人通白幾句，纔得脫出。你說的話固然有理，但是適纔我們通白以後，並未似前猛衝，但自然離水而出。可見主人恨極妖屍，巴不得我們來此除她，此來用意當無不知之理。破這水宮要地禁制，自必也有默許，否則，還放我們出來做甚？難道還怕我們被困情急，用乾罡神砂將這北洞震破麼？」

沙紅燕道：「先我也和你一樣想法，現在忽然想起，主人法力高強，言出必踐。男身入洞，最犯她的禁條。我未來以前，一則不信傳言如此之甚，二則和衛氏夫妻交厚，又想分得法寶和師父想了多年的毒龍丸。覺着這座仙府連同許多遺珍，昔年早已算定有了傳人，但是峨眉派自恃人多威盛，欲乘旺運生心奪取，故爲此說。衛氏夫妻說是洞中遺偈應在他們身上，也不甚可靠。試想主人成道尸解多年，在日行迹至隱，極少同道來往，化去多年，也無人知她底細和藏珍埋骨之所。近數年間，方始有人提起，所有靈蹟異事，均出傳聞，認定此乃無主之物，捷足先登，便可有份。因辛道友說，她夫妻上次來時，喫了點虧，反代人開路，喫峨眉門下三個賤婢將東洞寶鼎中一些無足輕重的寶物盜走了些。那最要緊的幾件至寶，因對頭年輕識淺，又是無心中來此，不知底細，既未乘機探

索，又未轉入洞中寢宮要地，依然尚在。我問毒龍丸如何，答說據她所知，是和那幾件至寶藏在一起，當不致被賤婢盜走。等我來時，向師父請問，始而不答。等我二次請問，忽然眉頭一皺，冷笑了一聲，仍未置可否。我不敢再問，迫於辛道友姊妹之交的情面，又代約了我兄長，一切準備停當，纔同了來。和妖屍對敵之際，辛道友和妖屍相對嘲罵，忽提起遺偈與毒龍丸之事。我聽妖屍口氣，不特毒龍丸被峨眉賤婢全數取走，並且主人遺偈實與峨眉有關。他夫妻二人也早知此事，祇因想我相助，欲以此丸引我前往，不肯明言。等我同去，又覺不該欺瞞好友，故意向妖屍喝罵，令其獻出，借口吐實，作爲她也不知。由此看來，分明主人一切早已算定。同時我又看出這裏禁法之妙，頗悔多此一舉。如非勢成騎虎，妖屍太已可惡，氣不過峨眉門下這些小狗男女，又看出師父別有深意，直想就此罷手了。因恨妖屍欲以全力使我形消神滅，纔去找了你來。因在忿激之際，又不知主人法力竟有如此驚人威力，以爲仗師兄的法力，縱不顛覆全洞，也能鬧個地覆天翻，稍出這口惡氣。並未想到男身之忌，主人言無虛發，男子入洞，不死必傷，遲早定有應驗。據我觀察，她已把此洞贈與峨眉門人，如何肯容別人毀她靈泉奇景？放我二人出水，想必別有用意，仍是造次不得。不如先移法物，試上一試，如見不行，索性專尋妖屍報仇，比較穩妥。」

矮子聽沙紅燕說了這一套，面色本已不快。聽到後來，忽然激怒道：「我生平喜見真章，除非和當年師父一樣，製得我力絀計窮，生死都難，永不服低。我先見你通白不幾句，便即脫禁出水，認作主人與我們同心，纔有這等說法，適纔我們雖不曾破禁而出，但我一些法力法寶均被師姊勸住，也未使用。你當我真怕她麼？我既犯她忌諱，倒要試她一試，到底看她癸水禁制有多大的威力。」沙紅燕想是知道矮子脾氣不好，把話說錯，聞言略一尋思，把兩道細長柳眉一皺，面上立現煞氣，插口急道：「這樣也好，反正我們決不致落於妖屍之手，試試無妨。祇是水底尚有一少年，被妖屍軟困在內，照辛道友所說，並非峨眉門下，修爲不易，素無嫌怨，又是妖屍仇敵，此人寧死不屈，也算難得，何苦傷他？我們樂得借着救他，一試這裏深淺。好在他已落於妖屍之手，決無幸理，如若因此觸發禁制而死，那是命數當然；如若得救，豈不也好？」矮子道：「這廝雖非仇敵，也決非我們一路，哪有閒心管他死活？」說罷，青光一閃，飛入水底。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回。